

全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書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爲眾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

既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  
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  
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  
醜女更欲扎腰縛腳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  
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卻幸母子完全小下  
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註爲覲甚  
佳敢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  
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  
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

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爲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轉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鬪釘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祕書挺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託

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卻望  
見教某不任至望

又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凡格亦  
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卽此暑氣可畏伏惟臨按  
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  
佳甚思一走門墻解此煩憤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  
爲俗事所擾加以天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  
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



力所能爲也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娛恨舉世未有  
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秘書不以爲謬當繼此  
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  
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秘書不以爲異耳一春雨多  
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  
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  
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  
揭耙歸之說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  
靜又五十餘年文恬武嬉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

極矣安靜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稔或可求去大勢旣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麵飢飪百念所聚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

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尙未知所倚春來錢  
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  
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爲本人計耳殊非婺州  
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爲婺之地也  
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秘書  
必更被殃拷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  
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畱使再  
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効力  
聞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釐務本不相妨令其及

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爲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畱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況決無連不雨之理秘書不可不早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腳亂耳六月



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  
且求一椀現成飯喫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  
長人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  
旱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  
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  
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  
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  
終不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  
託同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

秘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當天

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秘書以爲如

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尙須續  
具寄千萬爲世道崇護

又癸卯通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  
亦架數間潑屋自朝至暮更不得頭舉況能相從於  
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意  
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  
五閱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  
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間每空

閒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秘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豎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壓倒謝傅諸人況不爲羨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番意思悶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卽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已足以



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  
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  
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眞腐儒之談也  
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  
脉然後與禮相入未興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眞嚼木  
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  
固運不轉也此說雖僉其理卻如此震之九四有所  
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  
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

明乎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爲此輩所使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旣爲此輩所附託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爲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

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爲甚。平未知秘書以爲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秘書雖決意草野山巖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爲令狐盛所附託，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關涉，惟於秘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託亮，旣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

助治人合在秘書自決之郤因一停房人而治之此  
於事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爲人所附託耳亮之本  
意大抵欲秘書舉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心而  
無所不滿豈敢爲人游說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  
幸免卒爲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  
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  
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  
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爲  
老死田間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秒初得



潘叔昌東言秘書疑某見怪某非多事者秘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閒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權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卻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

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畧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  
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  
沒筆力日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爲  
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  
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  
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巖欹崎  
之間奇蹇艱澁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  
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  
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

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陸  
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  
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  
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復  
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捱拭而俎豆之  
旁觀皆爲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  
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以爲招合  
異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不遺疇昔雅

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  
又爲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  
大畧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  
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  
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齧甕可以浸殺王坦  
之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  
蓋無一時不以爲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  
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  
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



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  
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  
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擯  
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  
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  
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  
眼矇矓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  
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  
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

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  
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  
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  
干與雖世俗以爲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  
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  
是口嘵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響一似曾干  
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影也惟經獄司鍛  
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  
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

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  
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  
餘因亮自妻家回聚眾欲箠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  
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  
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  
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爲世人道哉  
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  
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  
爲功以涵養爲正睥面益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

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麤塊大齧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



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  
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  
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  
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  
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  
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  
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  
本領一有蹉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  
手處此卻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

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  
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  
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  
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  
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  
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  
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  
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  
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

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  
論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  
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  
並立爲三者以其有是氣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  
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爲浩然之氣蓋  
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充其  
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  
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  
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

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輒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刺剗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蔡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以某爲假伯恭以自



高癡人面前真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  
擎拳撐腳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  
秘書若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  
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  
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卻  
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  
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  
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  
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

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爲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罕  
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  
疊得下胸次尙欠恢廓手段尙欠跌蕩其去姚元崇  
尙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  
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與朱元晦秘書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  
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  
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爲兇徒聚數十

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  
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  
扶眼閉而不可擘冥心靜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  
一世之謗頽然未嘗自辯設死後誰當爲我明之明  
日岫然而興令小兒具紙筆強作長者一書冀死後  
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敷敘短長於門下者哉書  
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上  
宗卿亦受羣兒謗傷之言半間半界州府卒歸獄於  
趙穿亮以此身旣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

身不着行戶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爲行戶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畱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



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  
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  
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  
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  
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  
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  
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賣五日糧令  
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至懇至懇抱膝  
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憇三面臨

池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大木樨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爲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牕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卽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箔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卽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爲宇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爲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卽植桃堂之兩旁爲小齋以憇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木未足度

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旣作  
柏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榭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  
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去西十步  
卽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爲秀才讀書之  
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  
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死  
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爲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  
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餘未有  
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

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  
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魏公座右銘荷見  
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爲人所寶愛  
當是荒懶者無分當得此教耳六大字不敢強今以  
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  
以求而荆婦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  
願便得之爲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座小憩六大字干  
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  
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



燕居有相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畧爲死計耳紙末  
之論蓋非小故卻只畧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  
答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  
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  
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  
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爲一  
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  
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  
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脩德

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眾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

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  
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  
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  
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  
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  
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  
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  
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  
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

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爲道也若謂道  
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  
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  
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脩天地  
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  
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  
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爲能盡倫自餘於倫  
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  
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



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返用爲迂濶不切

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人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

哉以天下爲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  
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  
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  
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  
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  
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  
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  
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  
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

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鬪釘轉  
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  
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此見秘書與叔  
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蠶起有獨力不能支  
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  
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  
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論謂  
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  
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



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  
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  
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  
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  
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  
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  
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  
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  
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

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  
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  
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  
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  
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  
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  
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  
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  
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

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驚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

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卽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教專狀計同台眷長少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柑子一籠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巖柑聞其味



頗勝温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  
浼尙幸笑畱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  
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且得全家飽  
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  
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  
區區之禱

又書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  
長者辨乃承諄複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

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  
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  
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  
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論謂亮推尊漢唐以  
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  
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槩以爲三  
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  
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  
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

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  
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  
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  
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  
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  
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

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



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  
爲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  
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  
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  
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  
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  
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  
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  
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

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  
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  
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粹逆利欲萬端  
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  
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  
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  
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  
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  
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

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

間以何爲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脫畧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



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  
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  
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  
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  
謂千錢藥卻在笆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  
兩篇可長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  
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書  
乙巳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

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訛後又復數月不任  
尊仰卽曰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  
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  
一闕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不  
能別也并檇蒲一縑謾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  
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  
乎恃愛忘分庶不以薄少輕浼爲罪而笑畱幸甚亮自  
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頽墮鬚鬢亦種種矣  
所幸椀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大枕

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  
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  
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  
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閎濶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  
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  
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  
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  
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  
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

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  
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  
閉眼之人開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  
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  
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  
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  
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  
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  
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



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  
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  
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  
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  
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  
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  
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澹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  
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閔大而端正  
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

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  
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  
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  
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  
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  
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  
好說話且與畱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卽是箇中人  
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  
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

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槩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漉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

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  
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  
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  
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  
此說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  
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

不獲拜起居之問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  
到所惠書備叙存念不忘之意陸沈至此如門下之



着眼者幾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卽日秋高氣清伏  
惟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  
未能酬奉觴爲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  
遭大風梨絕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  
一縑疎不甚佳只堪麤裘用蘇賤一百鄙詞一闕薄  
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  
笑畱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  
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肖本應得罪於  
一世大賢君子秘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絕之亮亦因

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爲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書亦欲爲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旣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溫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爲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

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僞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  
就能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爲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  
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  
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  
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  
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  
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爲也易  
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

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  
疑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禮之過爾  
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  
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  
行也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爲人掃  
盡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  
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  
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爲縷縷者不欲



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  
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  
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博  
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  
每見亮來則以爲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  
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  
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  
欲走武夷爲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衮衮  
更擺脫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始聞生理亦頗費力葉

正則獨以爲秘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爲姑息之  
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  
而轉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尙未暇其  
安於義也如亮之謬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  
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虺  
蟻正未易擇亮方學爲治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  
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爲風撤去洛陽亭館  
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  
非求秘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

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  
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  
玩哉去奴畱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入秋  
腳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  
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  
壽之宣教侍旁爲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乎台  
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間千  
萬爲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與葉丞相

衡

亮敬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鎮撫坤維經理關隴如聞  
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苦於朝論之不合然內外之  
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內外則不合無足怪  
矣大槩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  
憤之仇未報而二十年爲備之說方出文士旣不識  
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槩皆欲委之而爲說以濟

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爲難而有志者所同  
歎也以今日堂堂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能相與  
協力整齊五年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  
原知向紛紛之論便可以不顧矣奈之何其度日之  
悠悠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後之悠悠特未可知  
孤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  
要是雜曲時舉虛文相臨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  
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共成  
此功名哉亮積憂多畏潭潭之府所不敢登因書尙

覬惜分陰以脩內政辨正邪以立大計此固同寮之  
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而展矣

又書

亮往者禍患百罹驚憂萬狀不敢復望再齒於人自  
蒙知憐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  
二日得從白免父子團藥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  
實全活之甚欲駢儷數語爲門下謝顧無用之辭方  
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聽視敬復不敢而此心已知  
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雨止牆頽噓過炤熾

不復能自禁忽去秋偶爲有司所錄俾填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澁不解對人說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旦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枿自應須有生意西望門牆跂立依依而已

又書



亮自頃拜違鈞表忽焉五載奇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側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温州進士戴溪行嘗僭拜相府之書不知竟能一徹鈞視否冒昧之罪不敢逃也臘月間先人之喪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學之技大類屠龍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生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忖之意蓋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又書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旌纛之還便欲匍匐走伏鈞  
屏環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遲回久之始  
敢畧見其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  
見乎庶可以不易服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  
門之日極少請見之意誠爲僭率謹跼伏以聽鈞命  
亮不任愧懼之至

與周叅政

必大

亮不獲瞻拜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問不到記

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  
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  
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  
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產之家糊口之不給細  
民愁瘠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尙賴少稔不爾亮輩亦  
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  
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  
之比見所與元晦簡惓惓於爲粥以食餓者又慮其  
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爲

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  
餘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  
不以是爲變故也自淳熙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  
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爲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  
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  
衆難塞胸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爲法以議  
論爲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騫不  
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爲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衮職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爲平時設耳諸賢彫落殆盡



獨參政與元晦歸然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贊國論於  
斯時也而使亮輩憂旦暮之不得食是則爲可恥矣  
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經畫亮方甘放棄亦  
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麓疎茫廣不能自合願參  
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 必大

亮不獲瞻望鈞表匆匆又復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  
折而必東也窮居野處日與海內之人在陶冶之中  
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禮部本有進拜之

便臨試一病狼狽拖強魂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  
兄弟接之江頭攜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噉飯一庶弟  
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  
之足賴也方困頓時亦聞昭布大號晉秉國鈞二十  
年海內所仰望而敬祝者一旦遂滿其願非獨一夫  
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古之學平生  
經綸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主上天日之表  
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畀之重百年邱墟之責  
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

亦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仆甚至於起立雖病未卽  
安喜慰無量亦嘗撰爲駢儷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  
循至今其意之皎然尙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朝  
廷非復向來安靜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言  
語念此意不可不達故卒遣前倘畧賜鈞覽不勝幸  
甚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無用重以多病度非久於  
人世者宜可一筆勾斷而耿耿者未易卽滅況在門  
牆之舊豈便復緘口又不敢縷縷爲瀆雖疊楮之恭  
亦以爲丞相旣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後以小故

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

亮空閑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旣而一朋友又強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



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真行然此  
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卽日春  
事強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  
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彫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  
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  
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  
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  
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  
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擱就也天地陰

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脾頭耳  
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  
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人崇安但旣作百姓  
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始聞作室甚宏麗傳  
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曾入去看以爲耳  
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  
鷓鴣肖鯢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  
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  
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使一去不回能尋

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護茵鼎大攄所蘊以  
決天下大計爲禱

與張定叟侍郎

亮比詣台屏參謁特蒙與進所以慰藉之意良厚皆  
非衰落之餘所敢當旣而欲稟辭乃承有意所不料  
之感次且而退徒劇山斗之仰重惟魏國先忠獻以  
至公血誠對越天地以崇勳茂德鎮動華夷爲中興  
社稷之宗臣平生慕望欲爲執鞭而不可得也荊州  
以絕識純誠嗣世而作功雖不竟而志實未泯總其

遺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見善如已出人疑荆  
州之不亡而忠赤自將誓不與虜俱生則先魏國爲  
有所付矣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適還從班行都父  
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之  
夫子所謂無忝者於侍郎可也乾道間東萊呂伯恭  
新安朱元晦及荊州鼎立爲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  
承教於諸公後相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益  
締晚歲之好子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  
郎旣貴不敢引例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



之如故舊使得移所以事荊州者而自見於門下幸甚過望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豈一手一足之爲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此而得進乎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

亮拾殘生於萬死之餘拖延逗遛遂見新春今庶幾不死安眠善睡於部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以庇存之仰戴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覲以聽餘論滿足

平生慕望之心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敢妄出倦  
倦耿耿之情未嘗不東望而坐馳敬勒短劄仰候興  
寢敢祈爲國尊護以卽禁林不次之除發其所蘊見  
於論思幹旋鈞軸以與天下同此福利亮不任倦倦  
之禱

又書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風溼不成  
禮度不敢進謁旣而嘗畧具稟乃辱報翰甚寵及輶  
車出按惠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硯或二

十年游從之舊一旦貴賤少異便如路人其欲作意  
勉敦平生契好者終是生硬不出情實旁觀者便得  
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顧也郎中負一世  
之才望漢庭羣公猶復退避出持使節一路慄然其  
於部封小夫曾無一日之雅蹤跡汨沒德又無聞何  
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之尊乎豈郎中欲納一  
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絲髮遺棄亦欲忘其下體而  
采其葑菲乎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  
不然則田光所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

已不逮也亮少時嘗有區區之志晚節末路尙不能  
自別於田間小孺其他尙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  
以取辱亦嘗思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  
旣不可載之紙筆相望三百里一出甚難徒劇此情  
而已若執事真以爲可與言或使輶出按台温道過  
天台鴈蕩能賜一報當策杖相從於山水間爲十日  
劇譚之款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近有栢屋三間名  
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爲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許作  
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光寵之乎率爾干溷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回報之後仰止道誼不任此情班行之有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異闔朝危懼田野隱憂舉一世之隱憂所當竭其血誠而共拯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貴之與差不甚貴賢之與差不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恕亮田野小夫近嘗叨冒一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玉府之英而當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二府給舍臺諫侍從則望之諸賢食焉而

怠其事可乎此田文與吳起論功之時也亮臥不安  
席食不甘味將從諸賢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暇以  
貴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有漸有積穿經入絡  
動榮及衛至於滲骨徹髓而後不可救若於其根而  
治之可以無智名無勇功治之於漸積則藥力亦不  
重人君以一身而臨天下責於庶明勵翼動息必知  
根漸必覺故君子之效力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  
皆不覺至於經絡榮衛而藥力猶輕則無可爲藥力  
重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早辨耳今猶及可辨也諸

賢何以追辨之乎願門下肅遵時令精調寢鍊以共  
扶天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不任惓惓之禱

與范東叔龍圖

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溫接獎與之意厚甚連歲  
到行都自顧蹤跡日以陸沈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  
令姪少約問訊啟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到金  
陵與章丈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畱字必相  
與詠頌悵望良久章丈亦言右司甚遲其來失此良  
款尤用快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

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耿猶在

又書

亮竊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章議論爲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翻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凜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尙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寮託契至厚今茲遊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輶聯翩得賢仁言仁聞交發並見無從一遊其間睹此盛事悵仰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



至亦看人事對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銳爲彬陽判官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爲鄰且三四十年矣亮非敢以一書爲之先容倘賜溫顏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蒞官十四五考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爲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眾一到春官包羞至此只欲爲遮攔門戶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

閉與田夫野老爲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  
飛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畱綸渙一下鋒車鼎  
來更冀崇護寢餼終爲四海一出素蘊不勝千萬之  
禱

與尤延之侍郎

比畱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  
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違  
是夜便宿退居次早卽純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  
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

公莫宜也鈍滯無用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  
耳林黃鍾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  
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  
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  
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爲鄰鬢毛斑斑知舊蒲前而  
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  
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  
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仲冬將復有京  
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餼以

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與吳益恭安撫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畱之  
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  
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  
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  
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  
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  
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



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  
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畱藏然有君如  
此亦不必量而後入也私以爲必有非常遇合日日  
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疏  
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爲邕筦  
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  
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  
不納乃欲待到闕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  
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

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忒煞不是當耳藥武子所謂  
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爲枯木  
朽株矣雖卽填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更無  
開口處良以爲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  
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勾斷  
云云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  
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  
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  
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濶非復往時之比

欽夫元晦已願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腳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勝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爲文法所繩惟范

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顧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砢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與鄭景元提幹

比僕子回辱書爲答甚悉子宜兄相約會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別去之久終是無



任耿耿訛後暑伏可畏諒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  
福黃巖人約渠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  
今已是過月必須到彼久矣建康書可便見示也示  
諭出處之意甚詳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總小功  
之察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淮堧亦不妨若果有  
干涉人未饒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云云也亮不能  
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爲人所恕而朋友復助  
成之耳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茲定免也大率  
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背時耳若一成作背

時事業卻自無事契兄試思之尤延之又論罷宜若  
眼前更無好況然天下事正不恁地論直到黃河一  
瀉千里之勢方無捺住處耳這些光景豈碌碌者所  
能當人亦貴審於量已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閑  
居無用心處卻欲爲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  
闕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  
歌搏搦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  
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耳并七  
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闕并香一片押羅一端祈千百

之壽能爲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舉之而  
還以酌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德載端便決不浮沈  
也未承集間千萬爲久大之業厚自崇護

與陳君舉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  
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卽日秋高氣肅伏惟需次  
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溷過  
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  
令人自悼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

嘆服但亮終以爲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懼伏一  
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浮翳耳直須到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羣山千萬疊無不拱  
揖以爲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番來覆  
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  
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  
祇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  
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爲人一掃淨盡便無一事  
也雖然此非爲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



步人當不信此耳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  
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  
開眼卽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  
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  
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  
跳跟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  
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  
待勞之氣嗟乎冤哉吾兄爲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已  
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腳終念有懷

不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錄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爲詳復一看莫更伸理前說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直是一夢象先一見甚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詫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子宜久不得差遣胡爲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雪梨甜榴各一節聊以問信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迥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爲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又書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臥病宿留  
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繼得所畱字及括蒼書甚悵然  
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爲歉象先遞來去年十月  
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  
間每以得失相關警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  
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爲庶幾莫逆矣凡所  
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畧去獨惓惓於施樓之  
說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省此乃正合

所望耳妥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  
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溫外要當有善  
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爲  
無謂監省中魁本不足多但世道如此足爲吾黨之  
慶喜甚至於不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爲已  
者以爲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  
少盛名之興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  
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爲且不足天重  
抑之使之少思其自爲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



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  
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畧盡矣今日之事惟  
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  
在目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  
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云狀頭  
無以易兄兄榮歸決當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  
爲辭甚欲得一見面敘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  
未有兄橫驚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  
二虎斯已奇矣而況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脩諸君

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  
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  
住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  
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  
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爲此來幸甚亮方  
欲專遣人忽有此便廷對在卽天下事大畧可覩矣  
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胸  
中事緩而切巽而正可爲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與石天民

舟中夜語良款亦足爲別去兩年之慰猶恨迫歸太  
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  
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啟天聽  
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  
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  
益恭聞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以老矣  
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爲殊令人念之亦時相  
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  
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畱也使乘以邊

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  
被召還新揆頗畱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  
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爲不立標準以故不爲人所忌  
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預  
判要之不能久久平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  
惡大憝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  
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肖  
望德遠應先耳肖望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  
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綠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



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龍興乾道以來不以  
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  
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肖望亦  
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  
畧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爲一世所錄尙能杯酒叫呼  
以度時節肖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爲士爲農爲商  
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

亮自頃新路口作別匆匆又復一歲不任懷仰之情

中間事變亦既多矣夏秋在建業聞契兄與仲權召  
試喜極至於欲舞真所謂賴有此耳然其責亦不小  
也古之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  
旋上下委曲彌縫之所能辦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  
前面路頭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撞  
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畧歸於必濟而不濟亦可  
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以一身自爲命  
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釐之差便成無窮  
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謹比見所答策佳甚子約以爲

悶人亮之說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  
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并力一向則天人將助順矣  
象先有些光景發得不盡雖思量精審而事去徒作  
念耳大似互靈寶之起居注也以亮揆之契兄光景  
必當次象先而發浙間非無他人然光景爲慢惟兄  
勉之無失朋友之望前轍可鑒但平生所學所謂公  
私兩字者要當於此着眼使之攪匙亂著亦可笑也  
已

復吳叔異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蓋盡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蠶起十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長歎以爲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踈伏里閭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斂衽焉況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駢儷之文見寵熟讀一過足以見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古人交接之



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旣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虛也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爲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爲雖有文當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以爲倒學況其止於馳騁語言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嘒嘒欲以陵轢一世有識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辯論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惡豈願其至此然而彼旣不可曉雖與之辨

論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爾人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爲也均是人也所蘊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論也邵堯夫百代之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僕厮之役猶或不當其意彼胡爲自辱至此必深見挺之有出人意表者苟得入其堂奧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一日之屈百世之伸也子房不下取履則博浪沙中一俠士爾安能輝映今古使人疑其爲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長輒欲與聖賢參列豪傑爭長何暇

爭百世事業乎亮老矣已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絕  
豈復與後生相牽綴耶誦所聞以答見寵之意不能  
視所施爲報又甚稽緩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  
二日肯與景陽見臨尙得以奉一笑之適其他置不  
足論

### 復張好仁

自頃一見眉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爲一二朋  
友言之矣所恨匆匆遂有建業之役不能求款以此  
悵然左右不倦於見過而有便輒與以書亮又不能

一一尋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疎也旣  
感且愧亮自十八九歲時卽獲與曩者諸老游其後  
一世賢豪往往皆不甚鄙棄之雖天資不如人處甚  
多而所聞見較亦不甚少要皆無補於其身也一世  
賢豪殆盡而存者類牢落無所用況若僕固難乎其  
免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十數年來  
才俊輩出而篤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能不侮老不虐  
困如左右然後可期以遠到之器禮曰甘受和白受  
采輕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質而



從子約游其孰能當之遠者大者其無以讓他人也  
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謝來辱自餘尙須續布

復胡德永

亮屬者於象先諸人處獲聞盛名竊知所志甚大所  
期甚遠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斯世者不一而  
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爲恨不謂慨然惠  
劄先之陳義甚高固增敬歎而期與過厚使人聳然  
而不知所答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人  
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

如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  
育萬物而遇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  
不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門  
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倘可以免凡今所  
召皆數年前餘波之所濫觴也決不敢以是自沮足  
下自謂涉歷四方無所不見而猶未覺容不容之理  
乎旣以老僕爲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  
敢相隨徇以答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年半歲  
後此話方可平撲耳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

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跽伏里閤無從一望丰標尙冀爲道業自厚行卽非常識擢之寵至禱

復喻謙父

亮素居不得謙父輩相與指畫有疑孰問祇以自愚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杯酒之戲親舊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所不禁率以爲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

亂未知所止所聞之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圖敬從下風以請乃蒙挹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緘疾讀語不畱行快哉快哉近世之競爽者未易及也憂患摧落之餘猶爲痛躍奮迅者久之畱此玩繹有疑不敢不以請謙父以軼羣之才邁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區之心所願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鸞節以采齊使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肯來比後便郵不乏時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曰先



生云云者幸甚

復黃伯起

自頃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矣  
及得所惠書方悵然自失念未有以爲答也又以老  
婦欲葬其親擾擾一兩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陸沉不  
爲世所比數其何以重當世之俊秀非不欲謝而不  
知所謝也重煩書誨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  
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於  
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當合鄉閭而求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顧如亮者其何以自補於足下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藏來賜而已雖然有一于此  
亮方學爲老農老圃者也足下肯訪之於畦壟之間  
使亮放鋤釋穊班荆而相與坐焉取古人之詩斷章  
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聽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  
酬足下見望之始意不然亮猶可以竊愛賢樂善之  
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圖之來人立要  
答書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爲謝